

# 人类学巫术观的评析——以文化功能看待中国巫术

李 越

**论文摘要：**巫术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有着巨大的历史影响力和争议性的地位评价。本文选取巫术的文化功能做为评析视角，结合社会背景和历史事实针对中国传统巫术在科学、艺术和文化遗产三个领域所发挥的功能进行探讨，即对于天文学、数学的产生发展具有启发作用；对于美术、音乐的起源传播具有重大影响；对于传统文化传承具有保护功能。抛开广为人知的巫术本身局限性暂且不谈，中国巫术就历史作用来看的确是既为科学、艺术的萌芽发展提供源泉或动力，又为文化传承保驾护航。

**关键词：**巫术 科学 艺术 文化遗产

提及巫术，生活在现代的一般人对它知之甚少，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只能从神话故事、文献资料、影视作品中接触一点，巫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总有一种神秘的面纱笼罩着。正是因为我们对巫术知之甚少，所以很容易产生片面的认识，存留着对巫术“虚假”“邪恶”“腐朽落后”等刻板评价。

因此，评析巫术首先必须先了解什么是巫术。

## 一、巫术概念界定

在西方人类学的研究中，包括泰勒、弗雷泽、马塞尔·莫斯、马林诺夫斯基、埃文思·普里查德、哈维兰在内的多位西方学者都就巫术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看法，<sup>①</sup>后人在进行关于巫术的学习研究时得以借鉴。

而着眼于中国的悠久历史和厚重的传统文化底蕴积淀，国内的多位学者也就巫术的概念给出了自己的解读，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一书中指出：“巫术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各地区和各历史阶段的宗教现象，它的通常形式是通过一定的仪式表演来利用和操纵某种超人的神秘力量影响人类生活或自然界的事

---

<sup>①</sup> 在此不一一列举，详见罗宗志《百年来西方人类学巫术研究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85期）

件，以满足一定的目的。”<sup>①</sup>

历史学教授臧振指出：“原始人追求存在物的神秘属性，感知事物间的神秘联系，为的是用自己的意志去影响它。他们对自己的意志有充分的自信，而表达这一意志的方法，便是巫术。巫术是原始人心中影响和改造外界的最有力的方法，巫术是过去时代人们同自然和社会斗争的一种形式。”<sup>②</sup>

我国当代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张紫晨认为：“巫术是人类企图对环境或外界作可能的控制的一种行为，它是建立在某种信仰或信奉基础上，出于控制事物的企图而采取的行为，巫术幻想依靠某种力量或超自然力，对客体施加影响与控制。”<sup>③</sup>

尽管这些定义有所差别，但它们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即都指出巫术是：“基于一种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并认为人凭借这样的力量可以控制周围的世界。”<sup>④</sup>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巫术和宗教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尽管弗雷泽在其著作《金枝》中明确描述了人类理智发展的三个阶段——从巫术到宗教，从宗教到科学，并将其都看做是理性的努力；马林诺夫斯基也在对两者给出明确区分：“宗教涉及的是人类存在中的最根本的问题；而巫术则总是围绕特殊的、具体的以及细致的问题。”<sup>⑤</sup>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界定是基于西方世界宗教发展历程的历史事实做出的，并不适合用来描述东方的巫术，因为中国并不像西方或者中亚那样当宗教文化发展起来之后原始巫术文化被宗教所取代，在中国，无论是道教的发展还是佛教的传播，都未能取代巫术，相反，巫术还吸收了一些佛、道文化而在中国的宗教组织、民间文化中“茁壮成长”<sup>⑥</sup>，所以，中国巫术的独到之处更加明显的表现在它和宗教关系的密切程度上。<sup>⑦</sup>基于此，不得不由衷感慨中国巫术的独特之处和巨大的研究价值，这也是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中一

---

①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M] 1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54

② 臧振 《蒙昧中的智慧》[M]1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 4

③ 张紫晨 《中国巫术》[M]1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7

④ 格里戈连科著，吴兴勇译：《形形色色的巫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1

⑤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s, p.200. 转引自 J.M. 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金泽译。102 页

⑥ 尽管对待中国古代巫术“自汉代之后的律令都是禁之唯恐不及，巫术受贬斥和压制，善的一面（类似西方-白巫术. 的一面）被取而代之，恶的一面（类似西方-黑巫术. 的一面）被渲染突出，整个形象被恶魔化。”（李零：《绝地通地——研究中国早期宗教的三个视角》，《法国汉学》第六辑，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568 页）但是，中国古代巫术在古代政权、秘密宗教和民间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任何历史事实研究所无法抹杀的。

⑦ 中国的巫术不仅没有被宗教所取代，还在于宗教信仰混合后在民间宗教中大行其道，成为推动宗教产生发展的重要力量，表现在：宗教信仰源泉之一；引人信教的手段；维系和组织的工具。（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第 337 页）

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 二、评析视角和范围界定

. 如果从科学视角看待巫术，巫术的思想、推论和方法无不都是荒谬的，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不能脱离该事物产生的背景和盛行的时代，我们以现代科学化的眼光和标准评判巫术的价值和地位是有失偏颇的。因此，在评析巫术时笔者倾向于选取功能角度，在如今巫术已无生存沃土的现代社会，我们还是应该客观审视巫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对巫术的功能或者作用，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做出了自己的总结，如毛建儒和萨鑫在他们的《巫术的历史作用及其终结》中提到巫术增强人类控制客观世界的意识、扩展了控制客观世界的领域、增强了人类战胜对手的信心，此外还具有道德作用、组织作用、精神安慰作用和交流娱乐作用等；<sup>①</sup>初益辰和付成波两人完成的《原始巫术的社会整合功能初探》一文中从巫术的社会调适功能、环境保护和协调功能两个角度论证原始巫术对于社会整合发挥的功效。

但是，正如向轼总结近三十年我国巫术研究所言：“巫术对宗教和医学的影响受到较多关注，但对科学、艺术、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还有可拓展的空间，在研究方法论上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sup>②</sup>因此本文对于中国巫术的评析选取文化功能角度，着重看待巫术对于中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发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由于中国的巫术种类繁多博大精深，在讨论巫术的文化功能时暂不涉及和区分具体的如萨满、藏族、湘赣等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巫术文化，而只就宏观角度讨论中国巫术整体的文化功能。

## 三、中国巫术的文化功能之科学

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巫术与西方相比，和宗教的联系更加密切，其实和科学的联系也是如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是处在封闭的耕种农业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生产为显著特征，这样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分散

---

①毛建儒 1 萨鑫 2《巫术的历史作用及其终结》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Journal of Taiyuan Teachers College (No. 2, 2002)

②向 轼 《近三十年我国巫术研究综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6期2010年11月

性和脆弱性，广大农民受制于自然条件限制和封建统治的双重压迫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只能乞灵与自然和神，造成古代中国整个社会信仰和日常中充斥着巫术的元素（比如盛行的祭天求雨仪式）。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产生于人民生活而又硕果累累的中国古代科学之中竟然有巫术文化功能的彰显了，中国古代巫术对科学的巨大影响集中表现在天文学和数学领域。

古代农耕生产的特点决定了对天文资讯的需求，比如何时开始耕种、何时适宜放牧、何时应该收割、何时可以建房等，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事在古代都需要求助于掌握着一些天文历法知识的巫者，巫术中的天文与占卜在那时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作为人们生产生活的一种指导而受到崇高的礼遇。正是这样的环境中，掌握一些天文历法知识的巫者也就扮演着天文知识的总结传播角色，在古籍文献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周礼·冯相氏》记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sup>①</sup>文中的冯相氏，就是掌握天文知识能够占卜理事的巫者而受拥。古人依靠求助于这些巫者而获得的天文资讯能够应对时节转换、把握时机、随机应变，期盼生产的丰收。此后，随着生产生活的发展，巫术中的天文知识逐渐被农书所收录，禁忌、祈验丰收、享神祠鬼的观念在民间得以继续深化。诸如《齐民要术》《天文星占》等古书对农事杂占和祈祭都有详细的记载，可见我国古代天文学的起步于发展都离不开巫术的影响。

关于数学与巫术的渊源，则不得不提到《周易》，众所周知《周易》作为从古代原始宗教中流传下来的卜卦之书，是中国术数学的学术专著，在周代由太卜<sup>②</sup>执掌，春秋时期《周易》传入民间。关于中国术数学的由来，普遍了认同的观点就是认为它来自于氏族公社时期的巫史文化，到殷周时期达到一个辉煌时期。中国术数学的支柱是天干、地支纪时法，干支纪法是我们祖先的一种创造，它暗含了宇宙中的某种节律，使以天干、地支建立起来的象数模型具有一定的预测功能，从而能够顺利开展占卜行为，实际上《易经》是我国唯一保存下来的用术数进行占卜活动的文字记录。在原始宗教中，巫史的发展历经由直接降神到依靠工具推测神意、由象卜到数卜的过程，最终形成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周易象数学派，

<sup>①</sup> 转引自赵容俊《中国古代巫术对科学方面的影响》

<sup>②</sup> 太卜，周朝也叫大卜，官阶下大夫，掌阴阳卜筮之法，通过卜筮蓍龟，帮助天子决定诸疑，观国家之吉凶。太卜掌三兆之法、三易之法、三梦之法，无论是国家祭祀、丧事、迁都、征伐，都必须参考太卜在太庙的占卜。

他们运用具有明显数学意义的八卦、重卦、三百六十四爻的排列组合方法、阳爻阴爻的组合变化进行占卜活动，为之后的古代数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的不少数学典籍如《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数学九章》等书中的数理知识，都对《周易》中的数学理论有所借鉴，以《周髀算经》为例，书中记载：“阴阳之数，日月之法。十九岁为一章，四章为一，七十六岁。二十为一遂，遂千五百二十岁。三遂为一首，首四千五百六十岁。七首为一极，极三万一千九百二十岁。生数皆终，万物复始，天以更元，作纪历。”<sup>①</sup>由此可见，数学与古代巫术的深厚渊源，巫术虽不是宣传和发展科学的工具，却在客观事实上为科学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启发。

#### 四、中国巫术的文化功能之艺术

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关于艺术的起源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定论，其中一种最有影响力的观点正是认为艺术起源于巫术。尤其是在是在西方，艺术起源于巫术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观点，这是人类学家在研究原始习俗、原始艺术作品、原始宗教和巫术信仰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该学说观点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原始巫术的思维和仪式活动之中，代表人物有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和弗雷泽，以及法国考古学家萨蒙·雷纳克等。<sup>②</sup>尽管现在对于艺术的巫术起源学说存在着很多质疑和批判，认为：“以巫术来阐释艺术的起源，难免存在理论上的悖论现象，因为从审美和艺术作为人的基本精神需求，以及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人类的审美意识和艺术的产生要比人类巫术思想的产生早得多。”<sup>③</sup>并且也存在“劳动说”“游戏说”等分庭抗争的学术观点，但是在就艺术起源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时，无论是何种观点，都不会缺少有关巫术影响艺术的讨论，因为欧洲原始人岩画、非洲土著人面具和雕刻等考古发现的确凿证据在证明着艺术与巫术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巫术当然也深深影响着我国古代艺术，下面以美术和音乐为例进行说明。

古代的美术作品能够流传下来并且广为人知的主要有装饰画、岩画和雕塑三大类别，无论从作品本身形象与线条还是据有所考证的象征意义，这三种形式的

---

<sup>①</sup>转引自赵容俊《中国古代巫术对科学方面的影响》

<sup>②</sup>转引自 武晓楠《浅谈艺术起源的“巫术说”》文化与传播

<sup>③</sup> 张白露《艺术起源“巫术说”及其悖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5卷第2期 2006年2月

美术作品都和巫术有着密切联系。所谓装饰画，是指绘画在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器皿上的作品，在我国古代最为流行的就是陶器装饰，从一开始进行简单线条绘画装饰的素面陶器发展到之后具有成熟象征纹样的彩陶作品，<sup>①</sup>都证明了装饰画作品是受到巫术思想的影响而进行的创作，研究图腾的学者认为装饰画中的这些纹样正是他们本部落的图腾，<sup>②</sup>同时这样的绘画还被认为有辟邪作用；岩画与巫术的联系显然更加密切，因为岩画作品多是以狩猎、祭祀、神像和图腾为主体的，尤其是反映狩猎和祭祀主题的居多，狩猎这样一项危险而事关生死存亡的神圣活动始终都有巫术思想和仪式伴随着，况且很多岩画作品是镌刻着高耸陡峭的岩壁上的，若非有神圣信仰的驱使而单纯为审美需求，谁又肯冒那样的风险作画呢？至于雕刻，巫术活动本身就需要一些雕刻的象征工具，比如求雨巫术时的雕塑土龙，求育巫术时的雕塑泥儿，驱鬼巫术时的雕塑泥鬼以及设置于民宅或村落的若干避邪物、富有象征性的冥器类的随葬器等。<sup>③</sup>而许多雕刻艺术佳作追根溯源又都来自于巫教文化，因此，对于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作品深受巫术及其思想影响的观点，应该是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可以说中华美术，尤其是春秋战国之前的丰富的美术艺术作品都离不开巫术的深远影响。

音乐包含歌曲和舞蹈两个部分，在远古时期一般作为人们狩猎归来后欢庆的一种方式而延续和发展，作为最能直接表达人们感情的一种手段，没有人能说清楚音乐起源于何时，在产生人类语言之前应该就已经存在初级形式的音乐。随着人类的进化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大量的歌舞形式，如狩猎歌舞、丰收歌舞、娱神歌舞、乞雨歌舞、祭祖歌舞、捕鱼歌舞、火耕歌舞和收割歌舞等。而关于舞蹈的巫术作用，郑玄的《诗谱》中提到“古代巫者，实以歌舞为职”<sup>④</sup>巫者只有以歌舞取悦神灵才能够实现祈求和夙愿。中国古代具有戏曲性质的傩舞正是巫术与歌舞联系的最好佐证，也正是在巫术中广泛的运用推动歌舞发

---

①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体上绘有人面鱼身像，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绘有鱼蛙纹，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出土的第一期陶器上绘有的鸟纹皆属于装饰画的范畴（<sup>1</sup> 参见刘锡诚，《中国原始艺术》，117、168页。）

②详见何星亮，《中国图腾文化》，33—41页。对于彩陶上的各种不同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何星亮认为，皆为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其云：“首先……图腾标志代表氏族或家族等是人员熟悉的标记；因而便在彩陶上绘止图腾标志。其次，西安半坡上的动物纹样除鱼纹之外，尚有鹿纹和鸟纹等。·一有些家族为了与其他家族相区别，便在彩陶上绘上自己的家族的图腾。第三，……姜寨彩陶上的鱼蛙纹和鱼鸟纹，表明彩陶的主人是崇奉两个图腾的。第四，……一个氏族内各个家族，为了相互区别，便以同一图腾动物的变体纹样作为标志，这样，从纹样上可以看出它属于哪一个氏族，同时也可与其他家族相区分

③宋兆麟，《巫与巫术》，四川民族出版社 364 页。

④参见郑玄《郑氏诗谱》卷一。

扬光大。

由此看来，巫术（巫术的要求、巫术思想）或是为各种艺术形式提供了萌发的胚胎，又或是为艺术的传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足以证明巫术对艺术发展领域的功能之所在。

## 五、中国巫术的文化功能之文化传承

关于传统文化传承，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因为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为我们孕育出太多的珍贵技艺，有很多技艺、手法能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遗憾的是有太多的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失传和绝迹，而巫术在保护和帮助技艺传承方面也发挥着独特的功能。

巫术，做为人对超自然力量的虔诚信仰无疑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古代部落首领、政权君主常常将其用作地位和权力的保护伞。民间技艺这一传统文化的瑰宝如果能和巫术相连，引得人们的敬畏尊重，无疑是保护和传承的良方，以笔者老家<sup>①</sup>常见的“招魂送鬼”巫术为例。“招魂”也称作“喊魂”，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这种巫术，在形式和方法上各有差异，但目的和作用大概相似，都是为安抚受到惊吓不停哭泣甚至离奇生病的孩子，在我们那里的农村孩子无故不停哭闹或者离奇患上疾病求医效果不佳时，便认定孩子哭闹的原因就是鬼上身躲了魂，家长都会找当地特定的一位长者来给孩子“招魂送鬼”，招魂时施术的人念念有词地抚摸安慰孩子进行“招魂”仪式，并且还要找一位孩子的至亲带着烧纸进行“送鬼”仪式，要求去“送鬼”的人独自走到村外烧纸往返路上不能回头。最“神奇”的是一般经过这样的“招魂送鬼”仪式真的能令孩子恢复正常状态，因此人们纷纷信以为真，对施术人产生敬意的同时当然也要以一定数量的钱财相报。

发展到现代，这样的巫术已经比较少见了，但在农村并没有完全消失，其实巫术毕竟是巫术，孩子哭闹的根源也不在于鬼上身夺了魂，又怎么是依靠“喊魂送鬼”治好的呢？事实的真相是：孩子因为年龄小，又活泼好动，体质差异也大，脉搏的跳动并不是那么稳定，有时候一些刺激会使他胳膊上某一处脉搏跳动混乱，致使脉搏跳出脉槽，不在脉槽里的脉搏就一直跳动不规律，这是引起孩子惊

---

<sup>①</sup>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

吓表现的根本原因，而治疗方法对于懂得中医把脉的人来说也就很简单，会这技艺手法的人能够轻易找到跳动不规律的脉搏并帮孩子将其按回脉槽之中，孩子也就能恢复常态了。其实不需要“招魂送鬼”，只要请有这技艺的人牵着孩子的手说两句话的功夫，就能把受到惊吓的孩子治好。

这样，巫术在这个技艺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明了啦，正是巫术的地位使它被当做了一种保护“技艺产权”并且可以赚钱的工具，本身技艺的原理治疗的方法都不复杂，但是当增加了巫术形式之后就变得神奇而惹人敬畏了。<sup>①</sup>这样的治疗技艺和手法也就得以传承至今，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使用巫术外衣而对传承的先人有所愤恨，毕竟任何技艺都需要隐私，就如同今天的商业秘方一样。我们反而应该为祖先聪明地选择巫术这样一件“外衣”而感到庆幸，能让这样一种“小”技艺传承至今，也需要对巫术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加以肯定。

## 五、总结

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当然更加丰富，方法当然更加科学，不需要依赖巫术来填充自己的信仰，更不需要通过巫术去满足自己的愿望，客观世界的发展证明巫术的历史作用（曾经居于社会主流地位）已经被宗教和科学终结，但是这不妨碍在评析巫术时大胆肯定其已经发挥过的功能，在早已认清巫术具有的欺骗性、伪科学性质的基础上冷静思考巫术曾经为我们的祖先、为蒙昧时代人类的发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然而在中国，巫术依然长时间处在社会主流思想的批判之中，被习惯性的否定。

因此，本文以文化功能视角思考中国巫术，在不否认巫术负面影响的同时从正面角度来看待，中国巫术的确在科学、艺术和文化遗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彰显着其独特的文化功能。

### 参考文献:

(1) 弗雷泽. 金枝[M]. 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1987: 119 ~ 201

(2) 侯玉臣《论巫术文化与儒家思想》历史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

① 当然也不排除会存在着纯粹利用巫术骗人钱财而对于治疗手法一窍不通的人

- (3)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54
- (4) 臧振《蒙昧中的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4
- (5) 张紫晨《中国巫术》[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7
- (6) 格里戈连科著吴兴勇译:《形形色色的巫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1
- (7) J.M.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M]金泽译
- (8) 刘平《中国秘密宗教史研究》[M]第337页
- (9) 毛建儒<sup>1</sup> 萨鑫<sup>2</sup>《巫术的历史作用及其终结》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JournalofTaiyuanTeachersCollege (No. 2, 2002)
- (10) 向轼《近三十年我国巫术研究综述》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6期2010年11月
- (11) 赵容俊《中国古代巫术对科学方面的影响》
- (12) 赵容俊《中国巫术对艺术方面的影响》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艺术百家》2003年第4期总第47期
- (13) 武晓楠《浅谈艺术起源的“巫术说”》文化与传播
- (14) 张白露《艺术起源“巫术说”及其悖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第2期2006年2月
- (15) 宋兆麟《巫与巫术》[M]四川民族出版社364页
- (16) 初益辰<sup>1</sup> 付成波<sup>2</sup>《原始巫术的社会整合功能初探》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9月第5期(总第135期)

**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